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  
第二十八回 悟真空脫離苦海 感孽果墮落冥途

話說那個旗下大娘們走來說道「戲是打住了」，眾人聽她聲音嬌細，一時辨認不出是個什麼人，再定睛一看，原來就是楊四郎的渾家、蕭太后的女兒、那位深明大義放夫見母的鐵鏡公主。毓五道：「蔣老闆，這是後台，你怎麼還這般的嬌音細語！你放心，我們都是磁公雞鐵仙鶴琉璃耗子玻璃貓，奮刻九老爺，一毛不拔的。你要狼，還得去狼前台的老爺們，跟我們用不著這套玩藝！」蘭香不由的笑了道，「我是著了急，一時忘了換本嗓，將在台上念京話白念順了嘴了。你不要打攪，我和沈頭兒說正經的。方才我將唱到『盜令』一場，毓二老爺氣急敗壞站在台下大聲嚷道：『不要唱了，我家出了人命了！』場面先生聽得這一聲，坐著的抬身，站著的開腿，都跑了。我們場上唱戲的也只得下來了。只不曉得是什麼人命。」

說話間，眾賓客已走了一半。有幾個走到裡面幫忙，有幾個溜入後台裏亂。眾伶人乘機問他本宅死了什麼人，他們答道：「是二太太死了。」沈明不聽便罷，聽了時只急得跺足捶胸道：「哎呀，我的爸爸！可坑了我了！」湯金蘭道：「沈頭兒擰了！二太太死了，你怎麼叫起爸爸來了？」沈明道：「湯老闆少說風涼話！今天的零散掌子全是我找的。他家死了太太，倘若不給戲價，這伙催爺豈肯饒我！可憐我連褲子都沒得當了，這支蠟我可坐不了！」金蘭笑道：「不相干。你向來找人，幾時痛痛快快的給過他們錢？你這一回少落腰包就是了。今天塔化錢已經不少，二十弔一單起，一直打到一百吊錢一單，夠打發他們的了。你也不是十分苦事，何必裝這一門孫子！即或你弄賠了，你把盜賣梨園會館的房價吐出一點來，就填補上了，不見得便脫你的褲子。」沈明紅了臉道：「湯老闆聽了誰的謠言了？我幾時盜賣什麼梨園會館？當著燈光老爺呢，我姓沈的若作那種喪心的事，叫我今天出門就被糞車壓死！來輩子變個矢殼螂！湯老闆別屈我的心。」金蘭道：「你把梨園會館不言不語偷偷的賣給天壽堂了，瞞得廟首程大老闆，瞞不得眾人耳目。只大家不肯和你叫真罷了。」

沈明未及回答，只聽有人大聲嚷道：「哪一個是蔣蘭香，快給我滾過來！」眾人看時，見個少年，穿著很闊綽的衣服，一臉的大麻子，怒目橫眉站在那裡。沈明便迎上去問道：「爺台貴姓？找蔣老闆作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們別裝不認識！我不是俗等之人，我是毓宅的舅爺。只因毓老二一向寵著蘭香，欺負我姐姐，不曉得打了多少次嘴架！今天塔化錢多了，我姐姐說：『豈有此理，誰家唱戲有打到一百吊錢一單的！』毓老二道：『因是蘭香作來手，要替他作臉。』我姐姐惱了，搶白了他幾句，誰料毓老二競自給了我姐姐一個大鍋貼。我姐姐趁著他在台下對了蘭香直眉瞪眼的犯色迷的時候，冷不防走入臥房關門上吊。等他得著消息，趕去搭救，早已沒了氣了。我姐姐這條命是送在蘭香手裡，我斷不與他甘休！」蘭香聽畢，由不得也急了，說道：「這是哪裡的橫禍，怎麼這場人命關上我了！」一面說一面的跺足捶胸，和方才的沈明一般。這沈明反倒沉住了氣，向那舅爺道：「爺台明鑒，請問這姓蔣的，還是威逼人命，還是定計害人？請爺台把他的罪名說出來，不但爺台不饒他，連我們也不能依他。倘若他沒有犯這兩條，我們可不能讓爺台在後台擺弄唱戲的。」那舅爺大怒，伸手便是一個嘴巴。沈明趁勢倒在地下嚷道：「打死人了！」眾伶人和那幾個賓客都趕過來勸解，那舅爺忿忿的不依不饒，被眾賓客攙了出去。天喜、金蘭、蘭香、沈明、毓五和眾伶人也一哄而散。

蘭香連妝也顧不得卸，急上車趕那十二鐘的夜城回家。來在門首，叫開了門，走進裡面。他一家見夜半三更忽來了個旗下女客，無不吃驚。他母親、妻子都迎過來盤問，蘭香道：「你們敢是撞著了鬼！怎麼連人都認不得了！」他母親、妻子方才看出是自己兒子、丈夫，一發詫異問道：「你怎麼不卸妝便回來了？」蘭香把毓宅的事說了一遍，他母親也嚇傻了，道：「人命關天，只怕要受拖累！」愁了一回，各自歸房，蘭香才脫下旗袍，摘了旗頭，上床睡了。

次日正還未醒，忽聽得街門被人拍得山響。蘭香夫婦從夢中驚醒，方待問時，跟包早進來說道：「毓二老爺的管家來了。」蘭香這一嚇非同小可，慌忙披衣下床，把管家讓入。那管家見面便道：「蔣老闆昨夜受驚了！二老爺十分對不住，不想宅裡鬧了亂子，帶累後台諸位著急。二太太自己怨命，娘家人沒甚勢力，二老爺破上花幾個錢，就算沒事。明天還要請蔣老闆去幫忙。這是昨日的戲價，蔣老闆收下。」說著遞過銀子。蘭香接了，方放了心。只見那管家望著蘭香的臉不住的發笑，蘭香莫名其妙。那管家笑了一陣，告辭而去。

蘭香方才叫人打水洗面，對著鏡子一照，哎呀，原來昨夜竟忘了卸彩，一個男子腦袋卻是涂脂傅粉，還點著大紅的嘴唇，又在被窩中磨蹭得不成樣，一塊黃一塊白，好生扎眼，怪不得人家要笑的。他正洗呢，沈明來了，嚷道：「蔣老闆你可得衛護著我，那毓宅不是什麼好說話的。我跑腿再帶賠錢，可合不著。」蘭香笑道：「你急什麼，這不是十分大事。就是毓宅一文不給，你也犯不著這樣的烏煙瘴氣。」沈明道：「我的蔣爺，話不是這樣說。大鑼一響，哪裡不用錢？三箱口，交坐，伙計，彩匣子，水鍋，一個錢也不能少他們的。搭上場面加一番的錢，況且又找的有戴錦江戴先生，誰不知道這位老爺子貨高價出頭？還有他幾個徒弟，仗著師父是好老，沒有一個不磨牙的。那上台唱戲的曹春山曹先生，張奎官張先生，哪一個也不好辦。更有那個毓老五，是有名的餓膈。這幾位，我全了不了。除了沈天喜、湯金蘭這幾位老闆是毓宅自己開發，剩下的全是我的亂子！毓宅向來又不容人說話，比不得秦老衛衛明大人待人有人有恩典。所以後台有句流口轍，叫作『待發財，上明宅，哪一位去一趟，不拿個十呆八弔不回來』，這毓宅差的多。蔣老闆可留神他借著家裡死人，扣咱們戲價，那可害了我了。」蘭香道：「沈頭兒，你太過慮了。毓二老爺幾時苦過咱們這一行人？」沈明道：「世事有變，那可保不起。反正是您叫我找的人，我只有求您幫忙。倘若毓宅認真不給錢，您可得想主意，我實在賠不起！」蘭香也不答言，回手取銀遞與沈明。沈明見銀包上面寫著「毓宅戲價二百兩整」八個大字，登時笑逐顏開道：「我也早知毓二老爺不會白使喚我們的。人家真是一尊活佛，向來要一不二，疼我們真比疼兒女還要強過十倍。慢說別人比不上他老人家，就連秦老衛衛明大人、經板庫立四爺，雖說待人不錯，都沒人家想的格外周到。其實，晚給幾天，有什麼要緊！後台這些位，誰也跟我含糊，決不能逼我的命。不過我的公事，總得交待的下去，所以我才急了。細一想，我也太過。本來當頭目的只我忠厚，才肯說這些老實話。」蘭香道：「你忠厚！只怕你祖宗以來就沒出過老實人！」便另外給了沈明十二弔當十錢，沈明笑著走了。

蘭香次日去往毓宅，在靈前行完了禮，到院中棚下茶桌邊坐了，毓二老爺親自過來道謝。那位舅爺也過來招呼，十分謙和。棚下弔客已經不少，也有作官的，也有唱戲。文索、立山、曹春山、沈天喜、梅巧玲，都在其內。蘭香替毓二爺一一接待。亂至天晚方得出城。

毓宅停靈一月，出殯下葬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半年。

一日，蘭香正在閒坐，跟包進來說道：「沈天喜沈老闆來了。」蘭香忙命請入客廳坐定，蘭香道：「你今日怎麼如此得閒？」天喜道：「我今日特來辭行的。」蘭香道：「不知你要往哪裡公幹？」天喜道：「我要往普陀山去走一趟。」蘭香道：「朝山敬佛，原是善舉。」天喜道：「我到普陀，一來朝山，二來要訪一位有道的高僧。」蘭香道：「不曉得是哪位禪師？」天喜道：「就是在西山住過的那位覺老。我因慕他道行清高，去到西山參謁法座，不想他已往普陀去了。我如今已經明白我前世的事了，看破這碗且飯，沒有什麼結果。要尋這位老師，指條明路，脫離這生苦死苦海。」蘭香道：「這話未免玄虛。你怎麼知道你的前世？」天喜道：「說也奇怪。我忽然夜間得了一個黃梁子，覺得走到一個小樓裡面去，見個老翁坐在床上，對我說道：『我便是你，你便是我。只因我一生好作豔詞，專一描寫女子的口脛，因轉生為你，落在旦角行中，每日總在台上給人家作媳婦。這叫做自家願意，怨不得天地鬼神。你若不信，我的孫子在京會試，你找他一問，便知從前有我這個人沒有，你便可以信我這番話不是虛假。』於是即把他自己姓名，並他孫兒的名字對我說了。我醒來記得清清楚楚，出去一打聽，果然有位公車，名姓同那老翁的孫兒一般，他的

祖父實是填詞的好手。我這個黃梁子，竟自不是幻境。我想，佛經有雲：一切唯心造。我前生專替婦人說話，今生便唱小旦，今生專學婦人行事。逢是認得我的，越是上等人物，越不把我當男子，我也幾乎忘了我是男是女，總是往嬌媚一邊捉摸。似這等行為，到了來生，不消提起，穩穩當當托生個小娘們，認真的同別人如此這般。那就苦了。不如改了學佛，心即是佛，將來必定成佛。所以我拿定主意，去找這位覺長老。」蘭香道：「你這話我有些不信。我們且角該有多少，依你說來，前生都是作豔詞的不成？」天喜道：「雖不能都是作豔詞的，大約都是些罪業；並且不但我們唱旦的有業，是個人便有福有業。若是前生沒有修過一點福業，今生早已入了地獄，墜了餓鬼，變了畜生，不能投入人道；若是沒有罪業，上等的成佛成祖，下等的也升了天了，焉能投生在這五濁惡世！」蘭香道：「你說的這一套，我是一句不懂。」天喜道：「這是最淺的佛法，有什麼難解之處！你又認得字，只消到南方經坊裡請幾部經典，並那唐朝元暉禪師著的一百二十卷《法苑珠林》來一看，便都明白了。我也是新近才了了的。」蘭香道：「你學佛雖是好事，只如今你正不算老，很可打起精神，再賣幾年，替你姓沈的掙個家私。待你賣不動，沒人買的時候，然後再去參禪訪道也還不遲。」天喜道：「人命在呼吸之間，我曉得哪一天是我的死期？焉敢戀著這座火宅，自誤前程。當初釋迦如來，十九歲便棄了皇宮，入山修行。我今日已是晚了。」蘭香點頭道：「黃泉無老少，這倒是句實話。」說畢，陡然變了顏色，低頭不語，彷彿想起什麼心事一般。天喜問其原故，他也回答不出。

兩人正在相對無言，蔣家的跟包來說：「毓二老爺有要緊話，請我們老闆趕緊便去。」天喜隨即起身告辭，蘭香也吩咐套車進城。

天喜離了蔣家，又到巧玲寓中，少不得把方才那番言語，照樣敘述一遍。巧玲合掌念佛道：「不想我們梨園竟會有你這一位大丈夫，看得破，逃得過。那程長庚還是個道士呢，究竟無甚把握。聞得他叫他兒子章甫立了一個科班，招了許多的小孩子，什麼陳石頭、茹福一般人物，生旦淨末丑，一天鬧到黑，總不過是為了個利字。這還說是我們內行的人；更有外行爺台們，也借著唱戲巴結差使。當今主子是穿了便衣，同了額駙符珍清文諳達愛仁伊精阿私出宮門，在戲園裡解悶。一日在廣德樓聽完了三慶班的話人大戲，到飯館去用飯。聽得隔壁屋裡有人自拉自唱，唱了一段『楊廷輝坐宮院』的西皮慢板，嗓子極大，學的很好的張二奎。主子聽著高興，說：『真正唱戲的，還有好些人不及他受聽。』叫過跑堂兒的一問，方知那邊只有一主一賓。一個姓王，一個姓張。這姓王的是直隸人，官印慶祺；那姓張的是個老東兒，官印英麟。兩位都是翰林。主子記了回宮，卻沒弄清楚這唱的是王慶祺還是張英麟，即下了一紙上諭，把二位都派在宏德殿行走。召見之日，主子同他們細一談論，原來這位張爺連西皮二黃都分不出來。主子十分不快，只把那會唱的王老爺另眼看待，每日命他抄寫腳本。君臣之間，真彷彿三國劉玄德遇著孔明一般。王老爺也忠心耿耿，竭力報效，看起來不久要戴頂。你若同他去談佛法，他斷不信，怎比得你這樣的識見高超。」天喜道：「本來主子是精通這一道的，自己能上台，學的是武老生，連《黃鶴樓》的趙子龍、《鎮潭州》的岳老爺都抵得下來，盔頭、蟒靠、網子、髯口、靴子、把子都製造的格外講究。我是常聽得內務府的老爺們講說，料必不差。如今外面一干不諳大內情形的人造出謠言說，主子只能扮《紫荊樹》東廚司命，實在可笑。」巧玲道：「我也曾聽得內扇兒們說，主子唱《黃鶴樓》，便是這王老爺扮劉備，顛倒君臣，倒也有趣。」天喜道：「這就是眼前輪迴，正可給佛法作個旁邊的小小證據。只主子這樣鬧法，滿朝文武，難道沒有一位上本諫阻的不成！」巧玲道：「連綽號人稱四方倭瓜的那位倭中堂都攔不住，不必再問別位。那狼家衚衕的延四大人，反因懂戲由外省召回京都，升了總憲。這位老爺子雖然平日敢說話，此時卻開不得口了。」天喜道：「作官人也不過是一台大戲，總不如學佛的好。」巧玲道：「我也常有這個念頭，只是撇不下這個家罷了。我兩個兒子，大的大瑣，小的二瑣，都未成人，叫我如何走得脫身！」天喜道：「各人機緣自有早晚。想是你的緣法還未來。我卻要先出苦海了。我親家那裡，我不去了。我的女兒我也不打她的招呼，明日我就走了。」

當下天喜別過巧玲，回家過了一宵。次日五鼓，收拾行李，帶了二百兩銀子，出京上路，往普陀山去了。

巧玲趕來送行，已是不及，只得回去。將走進自家門口，跟包人呈上一張報喪條子，卻是毓二老爺身故。

巧玲大吃一驚道：「毓二老爺前天還在戲館裡見著，怎麼死得這樣快？」跟包道：「方才他家送信的人談過。昨日下午，毓二老爺忽然把蔣蘭香蔣老闆找進城去，見面就說：『我要死！』蔣老闆說：『二老爺身體一點病沒有，怎麼出此不利之言？』毓二老爺道：『你不知道。我們二太太在閻王那裡把我告下來了，閻王准了狀子，差勾死鬼勾我去打陰曹地府的官司。我活不了了！不但我活不了，你是案裡的干證，只怕也有些不妥。』說著哭了。蔣老闆嚇得魂不附體，上車跑了。到了晚間，毓二老爺果真的過去了。」巧玲不勝詫異。

待等毓宅辦事之期，巧玲前往弔祭，見那裡頗有幾個梨園子弟，卻單沒有蔣蘭香在座。少時，曹春山、戴錦江來了，巧玲知他二人和蘭香最近相好，便悄悄的說道：「蘭香受毓二老爺的恩惠最大，如今毓二老爺辭世，他是應來幫忙的。你二位不拘哪一位趕緊出城，把他找來，免得被外行人笑話咱們不義氣。」春山道：「不必去了。你不知其中原故，蘭香是為毓二老爺死的奇怪，害怕，不敢前來，並不是忘恩負義。」巧玲聽了，不再言語。三個又坐了片刻，一齊動身各奔家門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蔣蘭香發出知單，在家請客。曹春山、戴錦江都是少不了的。眾人來至蔣家，蘭香接待十分周洽。只他那容顏慘淡，比平日大不相同。眾人又不好問，只納悶罷了。

蘭香知客已到齊，吩咐擺飯。眾人以為是家常便酌，待人了席，方曉得是整桌的酒筵，愈發心內疑惑。酒過三巡，蘭香忽然停杯歎氣道：「今日這桌筵席是我的永別酒長休飯。再過三天，我就與列位長辭了！」說著，淚如雨下。眾人道：「你身無疾病，何出此言！」

蘭香道：「我昨夜正在悶坐，陡的燈光發綠，忽見兩個衙門裡的朋友，走將進來說道：『我們是宛平縣白（年容）白大老爺派來的，有件官司要傳你到案。』我道：『白小山白大人作過工部正堂，不是什麼宛平縣。那宛平縣王坤王大老爺，我是認得的，你不要胡蒙。』他道：『一些不蒙。那白大人在你們世界裡是尚書，在我們那一邊是縣城隍。實不相瞞，我們哥兒兩個是陰差。只因毓家的女弔死鬼在閻王殿下告他夫主凌虐致死一案，把你牽連在內，作個干證。閻王審得他夫妻和你今生案件雖輕，前世情節太重，即時答飭白大老爺，拿你赴審。你少不得要同我們哥兒兩個走一趟。只是我們那裡有去路沒來路，你快些預備後事。』我那時不由得痛哭流涕，向他哀告道，『公門正好方便。可憐我母老妻嬌子未丁，二位若肯發個善心，放了我，我情願出家修行。』他搖頭道：『修行來不及了。我們是不敢賣放的。』我又含著眼淚百般的央告，鬧了半個時辰，他道：『也罷，何官無私，何水無魚！陰陽一理。我們放你三日，你須要燒些上等銀箔，作我們的使費。我們暫且先走，待過三天，再來勾你。』我還在啼哭，鬼已不見。看來我是不能活了。我母親、妻子，我都向她們說過，現在哭哭啼啼在那裡給我預備後事。我死之後，還求諸位格外分心，替為照看我的老小，我在陰曹也感恩不盡。」

蘭香一面說一面哭，他母親、妻子也在裡面大放悲聲。哭得眾人無不心酸，眼看著滿桌的酒菜誰也吃不下去。內中有個外行人，頗通佛禮，便站起來合了掌，不住的念佛。亂了一陣，大家忍餓而行。

戴錦江同那信佛的卻走在一處，不免要說蘭香方才之事。錦江道：「我只笑那兩個陰差，作了鬼還在那裡詐欺取財，無怪永遠不得超生。」那信佛人道：「佛教最忌貪嗔癡。人生若犯了這三毒，便要沉淪。那癡毒重的，便變畜生；（目真）毒重的，便入地獄；貪毒重的，便墜餓鬼。這兩個作了鬼貪心不改，未免可憐。人生這三毒，大概是都犯的，想來冥途不遠，實是可憂。」錦江道：「我聽得念佛的老爺們說，人不怕犯了十惡五逆大罪，只要臨死念佛，便有佛來接引。這等說來，人盡可撇開了作惡，只消等快斷氣的時候再去念佛，也還不遲。怎麼，蘭香說要出家，陰差又道來不及？看來，那番話竟是胡聊。」信佛人道：「不然。佛法最重懺悔，和儒門不念舊惡一般。自古道：彌天大罪，當不得一個悔字。那惡人只因不明正覺，才去造罪。到得死期已至，忽遇高人指醒迷途，愧悔交集，一心念佛，滿腔都是善念，與佛心相應，已經可以算善人了。自能感動佛爺，救他免生惡道，帶業往生，

只品位不高罷了。若是早就曉得有佛法，不肯皈依，貪圖世間快樂，任性胡為，仗著佛爺能作護身符，連神鬼都不懼怕，這等凶徒，臨死縱然念佛，惡念卻是不能除盡，怎能盼得佛來超度？只怕地獄是穩當的。君子尚且群而不黨，名賢也能大義滅親，豈有佛爺不問你行事如何、只念他名號便肯救濟的！總而言之，善人不念佛成不了正果，到不了西天，只在三善道里輪迴，不定哪一世又作了惡，依然墜落。惡人念佛只能種個千萬劫，以後的成佛遠因、眼前罪報，是逃不過的。蔣老闆雖不是窮凶極惡，只念念不忘世情，實是貪癡太甚，招的貪鬼上門，豈能用那出家的空談搪塞過去！若早能發願念佛，每日先念南無本師釋迦如來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各十聲，各磕九個頭，再念觀音勢至並清淨大海眾菩薩各三聲，各磕三個頭，再念一遍彌陀經，然後持念各家彌陀洪名，日無間斷，感得佛爺住在他的頂上。陰司裡，慢說拿，只怕看也不敢看了。」兩個言來語去，早各望見家門，拱手分別。

到了三日，都老早的跑到蔣家。那擾過酒飯的朋友，陸續來的不少，只有幾個屬禿頂馬，作事無蹤的，竟然未到。蘭香已穿了人殮的衣服，棺材停在院內。他將列位讓至內室，屍床已經擺好。一家人哭得淚人一般。蘭香卻一點眼淚也沒有了，呆呆的坐著等死。

這些人，也有哭的，也有不言語隨著蘭香發呆的。那信佛人坐在一旁，只管持誦他的佛號。便有人道：「蘭香太信神鬼了！好端端的怎麼會死。」一人道：「我向來不信神佛，也不信報應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蘭香今日准死。他和毓二老爺一般。毓二老爺因太太不得其死，一心不忘，便死在太太身上。蘭香一心怕作干證，只往死路上想，心先死了，哪有一個不死之理！然而確與神鬼無乾。」信佛人道：「你這議論，叫作撥無因果，要造地獄業的。雖說佛爺各部大乘經典也說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卻不是這等的講解。你道蘭香往死路上想，便不得活；我看，世間上的人都是貪生怕死，一心總是想活，怎麼又都不免一死？你的話聽著彷彿高妙，其實正是佛家叫作戲論的一種口氣，最犯禁忌。」

他們正在議論，那蘭香陡的大叫一聲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眾人一齊驚問道：「什麼來了？」蘭香道：「那兩個勾死的來了！手裡拿著勾魂牌，明明寫著蔣蘭香三字，難道你們看不見嗎？」眾人舉目四張，哪有什麼蹤跡。信佛人道：「彼此不同業，焉能看得見，不消多費目力。」蘭香嚷過之後，卻仍好好的活在那裡，眾人左右圍繞，好生忙亂。亂了半夫，蘭香道：「列位請出去吧！時辰已到，列位在此，陽氣太盛，勾死人不能把我帶走。」他母親、妻子聽得，越發哭著攔住眾人不放。蘭香焦急道：「枉是救不得我，但只耽延時間，給我添罪！」眾人被他催逼不過，只得退出。蘭香回身倒在床上，登時氣絕。

大家重複進來舉哀，忙著找和尚轉咒，找陰陽開殃榜，找棚鋪搭孝棚，找成衣做孝衣。一切照例文章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戴錦江看著蘭香人了殮，走離他家。在路上撞著沈明，氣急敗壞扯住他的衣服，大叫：「毓二老爺家的亂子來了，我簡直的活不了，戴先生救我！若是救不得我，你也莫想乾淨！」錦江聞言，不由得面目更色。